

## y1.防空洞、海灘、脫皮狗

### 第 10 天 夜晚

這當下，我們的肚子都鼓鼓的，不過阿郎仍一派認真烤著肉。

阿郎真的超壯哦，從他身後望去，你會以為自己看見一隻熊。不過年屆五十的他，個性卻一點也不像熊，不僅脾氣超好，對小傻跟我也總關懷備至。之前我倆一直都在外流浪，因沒錢，經常有一頓沒一頓的。有一天，我們在街上四處閒逛，瞧見有人家裡的狗在吃飯，小傻於是慫恿我去偷狗的飯。才剛得手，卻被阿郎揪住。他一手按住我的肩膀，對我搖搖頭。我以為他是狗的主人，要找我們算帳，本想咬他，然後趁機帶著小傻逃跑的。沒想到，他竟問我們是不是餓了？小傻跟我點點頭。接著他就領著我們到一處神秘的防空洞，並招待我們一餐。後來他女朋友淑麗問我們打算上哪去，我們表示無處可去。他於是邀我們加入防空幫，並讓我們免費住在這溫暖的防空洞裡。

但他們後來有所顧慮，因三八花那賤人直說我倆年紀太小，跟他們遊蕩，會有問題。淑麗本贊成，卻也因胡說瞎說的三八花而轉念，甚至打算讓我們去找社會局咧！誰要投靠那鬼單位啊！幸好阿郎力挺，我們才得以繼續待在防空洞，要不然，小傻跟我可能還在外頭餓肚子呢。

在小傻跟我獨力流浪的日子裡，我們逗留過很多地方，例如有很多同性戀的公園啦、政府蓋的蚊子館啦、又或者聚集很多流浪漢的火車站啦等，但那些地方都比不上這裡，防空幫所在的防空洞可謂得天獨厚，隱密、舒適不說，三分鐘步程外，就是一片海灘，美得不像話。

烤肉這件事很奇怪，一旦吃飽，就會打瞌睡。也許是因木炭燒著，氧氣比較少的關係吧。我看大家的眼睛都眯成一條線，似乎就快睡著。

此時，阿郎說：「阿香，我們都很想知道妳跟弟弟的背景，趁這機會，跟大家談談好嗎？」

「我上回打算說，」我說，「但你們又不肯相信，對不對，小傻？」

可是小傻沒回應，因他已睡著，還打著呼呢。

「妳說自己是熱帶魚，來自海王國，又說妳是公主……那些狗屁倒灶的鳥故事，誰信啊？」三八花說，「我們雖是遊民，但一點也不笨啊。」

「去妳的，三八花，妳少囉唆！」我說，「誰說大家都不信，淑麗就信啊，對不對，淑麗？」

但淑麗彷彿也不怎麼挺我，僅露出微笑。

防空幫的大家一直好奇小傻跟我的背景，但我跟他們說實話，他們又不信。不知何故，人類總很難相信我們……

是啊，我是一隻熱帶魚，我的名字叫阿香。

我是貨真價實的熱帶魚哦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，或以為我以譬喻方式形容自己是熱帶魚。不是啦，我真是一隻熱帶魚。不過我目前已非熱帶魚，而是人類，但基本上還是熱帶魚，只是「變成人類」而已。但很多人就是不願相信（我看一眼防空幫的成員），或以為我精神不正常，是個瘋婆娘。

「妳本就是小瘋婆娘！」三八花說，「哪有人說自己是魚的！」說完，她嘻嘻笑了起來。

「去妳的，死賤人！」我瞪她一眼。

「三八花，妳別這樣說話！」淑麗說。

「就是！」我說。

「阿香，妳也是。」淑麗說，「別動輒脫口賤不賤的，很難聽。」

三八花這時對我做一個鬼臉。

（算了，我們別理三八花）總之，我絕非騙人精，我真是一隻熱帶魚，來自海王國，且我還是公主……

現在來說說我的背景。前面提過，我是一個公主，想當然爾，我父親就是海國王。他因年事已高，所以脾氣很差，而且呢，是個老古板，執意要我讀什麼熱帶魚管理學院，將來才好替他接管他的海王國。但我才不要。那太無聊。

對了，我父親是一隻海龜哦，三百多歲了。

「妳是熱帶魚，妳父親卻是一隻海龜？」三八花質疑我。

（我看三八花一眼，我討厭她那質疑的樣子）是啊，我父親是海龜沒錯。他因是同性戀，所以未結婚。但他不能公開出櫃，畢竟我們那裡保守得要命。他對外的說法是，他過去曾戀上一隻母熱帶魚，後來她因難產而死，最終就剩我一個女兒。但這並非最扯的部分，更讓我受不了的是，他一直對外宣稱我跟他十分相像。很好笑吧？我竟像海龜？簡直是睜眼說瞎話！後來我又多一個弟弟，他是一隻螃蟹，名喚小傻（就是睡在我旁邊的這位小朋友啦）。至於海龜為何生出螃蟹？你們大概也猜得到，那是因他的另個女朋友是螃蟹。當然，那可憐的母螃蟹也是相同下場，生下小傻後便死去。然後他會承認自己的確十分風流。基本上，為避免自己同性戀身分暴露，他什麼謊都扯得出來。

熱帶魚的壽命大概只有十多年，父親擔心我會突然死掉，於是帶我去找他的前男友「章魚巫師先生」。

住在偏遠大峽谷地區的章魚巫師先生長得很難看，比〈海綿寶寶〉裡的章魚哥還醜，且嘴巴還有怪味道。坦白而言，我也難以理解父親竟曾跟他交往，不過父親本人其實也很醜就是。

反正呢，我記得章魚巫師先生讓我喝下一種非常難喝的飲料，黑色的，且氣泡很多。他說，那是可樂，喝了可會讓我很樂的。可是他騙人，我根本沒有很樂，只不斷打嗝。不知歷經幾次嗝後，章魚巫師先生便跟我說，我已擁有五百年的壽命。

是真是假？我也不清楚，畢竟我尚未活到五百年。

那關於我的身世？

其實我幾乎一無所悉。只知我的親生父母被人類給抓走。據說到一個叫越南的地方，且被置入一個方形的透明箱子裡。聽說日子過得不錯啦，每天都能吃到一種圓圓的美食。不過他們現在應已死了，畢竟我已十四歲了。

「若妳真是熱帶魚，為何來人類世界？」阿炮問。

(這問題問得好)基本上，人類世界對我們而言，是個可怕至極的地方。經常有關於人類惡毒的傳言在我們那裡散布，例如說人類很貪吃，什麼魚都吃，就連噁心的海膽也吃呢！但我卻覺得還好啦。我們那裡的鯊大哥不也如此？世界隨時都有殺戮，我們也管不了那麼多。

說到鯊大哥，其實他們是一群好人，只要你跟他們保持距離就好。

怎麼說呢，他們好像一群你知道的，很善良的強暴犯。儘管善良，卻因無法控制欲望，經常做出傷害別人的事。像上次我跟一個鯊大哥志鴻在 MSN 上聊得很投機，我們也很喜歡彼此。他後來直說想見我，但我擔心他見了我，會一口把我吃掉——我們那經常發生鯊魚凶殺案件——但他拍胸脯保證不會。我感覺他十分誠懇，因此答應跟他約會。

我當時跟他約在怡于咖啡館。那裡比較清靜，且周遭風景很美。咖啡館本身也別有特色，薑黃色底，外頭還滿布發亮的彩色海星，整棟建築物猶如一棟巨大薑餅屋。此外，招待生還是來自深海的燈籠魚先生呢。據說，他們所以被重金禮聘而來，正是因他們醜得出名。

那晚我請紅魚漢哥載我去，反正我當天很閒、沒事幹，所以很早出發。且你知道，我是熱帶魚，天生麗質，不用打扮就光彩動人，而漢哥當天游得很快，我最早便抵達。

可是志鴻卻遲到，但不能怪罪於他，他在來的路上不斷被旗魚警察先生臨檢，還吹了好幾次的酒測儀呢！

志鴻抵達時，把自己偽裝成海豚，甚至在背上寫著 Dolphin，讓我想起〈鯊魚黑幫〉裡的藍尼。可憐的他一定得這麼做，要不可會把大家都給嚇跑的。

我們各點一杯海草汁。志鴻點的是原味，我的則是鮮奶口味。接著他跟我侃侃而談，包括他其實很討厭自身的鯊魚身分，又說他也很排斥殺生，甚至曾吃素一陣子，可是後來身體出問題，所以只好又吃葷。

「我根本不想當壞人……」他哀怨的說。

「你真可憐。」我說，「我很同情你。」

志鴻與我相繼嘆了口氣。

志鴻喝一口海草汁，接著跟我聊到他的家庭。他說他父母過世了，據說是被人類害死的。一回，他父親發現一艘捕漁船的船舷綁有一頭死去的大鯨魚，他帶

他母親與一群夥伴去吃。一個無聊的人類卻拿魚叉亂刺他們。結果一陣混亂，大家彼此亂咬，他的父母因此身受重傷，返家不久後就死去了。

「所以你現在是一個人？」我問。

他點點頭。

「不會寂寞嗎？」

他又點點頭，一副就要哭出來的樣子。我對他深感同情。

「但至少現在有我陪你啊。」我說，並遞給他一張面紙。

他用面紙揩拭眼角，說：「謝謝妳。」

咖啡館內此刻忽傳出一首英文歌，旋律輕輕柔柔，聽來令人舒服。

「這首歌真好聽耶。」我說。

志鴻點點頭。我們忍不住隨音樂左搖右擺。一旁的海蛇服務生秀英告訴我們，這是一首來自人類世界的歌。

「歌名叫什麼呢？」我問她。

她笑著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一首關於『等待』的歌。」

「等待的歌？感覺有點悲傷呢……」我說。

這時適巧有隻油光光的海蟑螂爬上我們桌子。志鴻抓起海蟑螂的觸鬚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吃了下去，還喀哧喀哧一直嚼。我雖覺噁心，但能理解。畢竟他是鯊魚，可能餓了。

半晌，志鴻忽一往情深的望著我，跟我說，他很喜歡我。

「我也很喜歡你啊。」我說。

志鴻忽展笑顏，卻露出一口尖牙，怪嚇人的。

「阿香，今晚外頭天氣不錯，我們出去游游，好嗎？」他問。

我點點頭。

志鴻結帳後，我們便游出咖啡館，到一個杳無魚煙的地方。那裡有個觀景台，在上面你可以俯視整個海峽谷，很漂亮的。就在那時，我看見一群色彩繽紛的蝴蝶在海峽谷裡飛來飛去，猶如漫天飛舞的彩色雪片一樣。

志鴻指著蝴蝶說：「妳看，好美的蝴蝶！」

「是啊，好漂亮！」我點點頭，「可是蝴蝶怎會在晚上出現呢？」

志鴻搖搖頭，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這時，我忽感恐懼。據說，夜裡的蝴蝶會帶來厄運的。我轉過臉，打算告訴志鴻時，卻發現他已變臉，並張著大嘴企圖吃下我。

我於是甩他一個巴掌。

他清醒些，直向我道歉，並說他很喜歡我，想要寵愛我……可是一會他又失去理智，又張開大嘴。

我又甩他一個巴掌。

可是這巴掌卻使他的嘴張得更大了——這回可是來真的。我發覺苗頭不對，轉身逃跑。可是志鴻好像化身為魔鬼一般，死命追著我，我拼命游呀、卯死勁的游，沒命似的游，最後我看見一面鏡子，不假思索的，直穿了過去。

「你們知道那面鏡子是什麼嗎？」我問他們。

「是什麼呀？」他們同時問。阿郎的眼睛張得很大。

哦，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，原來那是一面結界。

我穿過那面鏡子，就進入你們人類的世界。

下一秒，我發覺自己躺在沙灘上，奄奄一息，幾乎就要死掉。

太陽很大，且極其炙熱，我覺得我皮膚上的黏膜都快被蒸發掉了。

然後我聽見遠處有樂音傳來，旋律很棒，感覺相當輕柔，還有很好聽的鼓聲、吉他聲。此外，我也聽見人類唱歌跳舞的聲音，也嗅見食物的香氣；不過也許只是幻覺也不一定。

或者，那會是天堂嗎？……

就在我感覺自己瀕死之際，朦朧中，我看見一個人類的男孩子，看來才七、八歲吧。

他好奇的盯著我看。

我看著正俯視我的他。哇，我覺得他好美麗，忽然間，有種好甜好軟的東西射入我心裡，且逐漸擴散，然後把我整個人包住，讓我一下子忘卻了自己即將要死的感覺。接著，我看見他一面看著我，一面搔著頭。

半晌，他俯身，將我自海灘上撿起。躺在他手掌上的我，感覺好舒服。他還用一隻食指撫摸我的肚子，直說：「妳不能死喔，要活著喔，要加油……加加油喔……」

後來，他將我放進海裡。我游開時，對他道聲「謝謝」。他面露疑惑，大概是聽見了我的聲音吧。

回到海裡後，我不顧一切奮力往前游。幸好，在精疲力盡之際，順利穿過結界，抵達海王國。

進入皇宮時，焦躁不安的父親正坐在他那張金碧輝煌的寶椅上，以手背拍著手掌，嘴裡發出嘖嘖聲響——這是他擔憂時的慣有動作。他一見到我，逕從寶椅上下來，直問我上哪裡去了？為何不打個電話回來？

我據實以報。

「鯊魚都是沒人性的王八蛋，」他說，「妳怎能跟他們見面呢？妳難道不要命啦？」

「志鴻是好人」，我說，「他只是失控而已。」

父親聞言，忽伸長脖子，吼：「什麼只是失控，他很有可能殺了妳啊！」

「沒那麼嚴重的。」我說。

「總之，我不准妳以後再跟鯊魚見面！」他說。

「不見就不見。」我說。老實說，我也不打算再跟鯊魚見面，欠缺控制力的他們可真嚇人。

坦白而言，父親待我們很好，儘管他每日都忙得不可開交，每晚仍堅持陪我們用餐，此外，睡前也會唸故事給我們聽。小傻非常喜歡父親準備的故事，我卻不愛。父親的故事向來很可怕，例如那晚他唸的《快樂王子》，我聽聞後，感到毛骨悚然。我不懂處境已堪憐的雕像為何非得幫助他人，猶如一個生重病、又沒錢醫的人，還堅持把僅有的錢給別人一樣。受餽者若得知實情，勢必愧疚一輩子的……

當父親總算唸完可怕的《快樂王子》，離開我們的房間後，躺在床上的我，心裡一直出現那男孩的畫面。

尤其他的雙眼。

他的眼神。

是怎麼一回事？

我記得你們人類總喜歡談到一個字——「愛」，

是如此嗎？

我也掉進你們的愛情世界了？

接連幾天我都無法入眠，滿腦子都是那男孩的畫面：他的手掌溫暖而柔軟，躺在上面如同躺上海葵床一般；而他的眼神，幾乎像閃著光一樣……

為何我會如此想念一個人的眼神？

我思不透。

「那就是愛啊！」三八花說，同時發出像女巫的笑聲。

(聽見三八花說愛，真叫我毛骨悚然)

一日早晨，我弟弟走了過來，爬到我的床上。

「姊姊，父親叫我們吃飯了。」他說。

「小傻，」我說，「姊姊不餓。」

小傻歪著頭看我，問：「為什麼不餓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我說。

小傻嘴裡吐出些許泡泡。我幫他擦掉。他又說：「最近妳跟平常不一樣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沒什麼事。」我說。

「真的沒事？」他又問，雙眼眯了起來。

「好吧，什麼事都瞞不過你。」我說，「我可以跟你說，但你不能跟父親說哦。」

小傻又吐出泡泡。

「幾天前我曾不小心闖入人類世界。」我說。

小傻大驚失色，嘴裡吐出一連串泡泡。「妳跑去人類世界了？」

「我知道這樣不好。」我說，「但其實哦，人類世界感覺起來並不可怕。」

小傻停止吐泡泡的動作，雙眼直盯著我。

「而且我遇到一個男孩，他救了我。」我說，「他長得很漂亮，尤其是他的雙眼，好像會發光一樣。」

小傻發出呼嚕一聲。

「我想再見他一面，一面就好了，我打算親自跟他道謝。」我說。

小傻這時搖搖頭。「這可不行，太危險了。」

「我知道人類世界極其危險……」我說，「且人類很壞，壞得不得了……」

小傻點點頭。

「算啦！」我說，「反正我也不知如何再次進入人類世界，再想下去也是徒勞……」

小傻又點點頭。

「可是……我真的很想再見他一面，再見一面就好……」我又說。

這時，我忍不住嘆一口氣。

小傻低下頭，好像也嘆一口氣。半晌，他忽抬頭，看我一眼，接著張開夾子，往左邊夾了夾。

「什麼？」我說，「你是說可以去找水母堂姊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「對厚，孀孀曾去過人類世界，水母堂姊應對人類世界很熟悉才對。」我說。

水母堂姊的家離皇宮不遠，大概只需五分鐘游程，但小傻必須橫著走，所以多花了一點時間。抵達時，水母堂姊正在看電視。她一看到我們，便展出笑臉。

「阿香，」水母堂姊招呼我，「妳來啦，進來坐坐。小傻也跟來了呀，都進來，我給你們泡茶。」

「謝謝妳。」我說。水母堂姊拉開圓桌的椅子，示意我們坐下。接著轉身拿起一個圓水壺，置入一些乾水草，再拿起熱水壺，將熱水斟入圓水壺裡。頓時水草香四溢。

「這是我剛買的水草茶，聽說喝了會瘦。」水母堂姊說，一面將熱茶倒入小杯子裡，再移到我們面前。

「喝，」她說，「別客氣！」

我端起茶杯，啜一小口。小傻也想喝，但著實太燙，我不放心他喝。我把杯子移開，等冷卻後再讓他喝。

水母堂姊喝口茶，問：「阿香，今天怎會來這？」

「水母姊，」我說，「我有事想請教妳。」

「哦？什麼事？」水母堂姊又啜口茶，說：「真是好茶呀！」

「水母姊，聽別人說，妳對人類世界十分理解？」我問。

「人類世界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很多人說，妳對人類世界很了解，那是真的嗎？」

「我並不了解，但我知道別人這麼傳的原因。大家都說我母親是唯一去過人類世界的海王國居民。」她說。

「那是真的嗎？」

她沒有回答，僅問：「妳為什麼問這個？」

「我想去人類世界。」我說。

「妳想去？」她問，「妳為什麼想去那種地方？」

「我其實已去過了。」

「妳去過了？」她大感震驚，「妳怎會去過那種地方？」

我點點頭，說：「不小心的，是一場意外。」

「那妳看到了什麼？人類世界很可怕嗎？」

「我不太記得了，只覺得很熱。」我說。

「熱？」

我點點頭。「因我躺在人類世界的沙灘上，險些被曬死了……」

「幸好妳沒事。」她直撫著胸口說，「沒事就好……」

「可是我想再去一次。」我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水母堂姊睜大雙眼問。

「我想再見一個男孩。」我說。

「男孩？」

「是呀！就是把我從海灘上捧起，然後放回大海的那男孩。要不是他，我早被太陽給曬死了。」我說，「不知怎的，我一直無法忘記他的眼神，覺得自己一定得再見他一面，要不，則好像不能呼吸一樣……」

「難道是因為愛？」她說。

「到底什麼是愛？」我問。

「老實說，我也不懂。我只大概聽母親說，在人類世界裡，兩個人會相互吸引，彼此之間會產生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。而那力量，可是比生命還來得重要的，據說，那就是愛。」

「聽來抽象。」我說。

「本來就抽象。」她又說，「人類本就是**抽象的動物**。從出生到死，大概只有短短的一百年，以時間的概念而言，一百年只是一個瞬間，存在感幾乎不存在；一個幾乎不存在的存在卻又那麼的有存在感，本身就萬般矛盾。所以人類的存在，就是一種抽象。」

「妳把我搞糊塗了。」我說。

「關於愛，我也一知半解。但我母親曾說，海王國居民若待在人類世界，只能有六十天的時間。若超過，則會……」

水母堂姊說到這時頓了一下。

「則會？……」

水母堂姐以食指敲敲自己豐潤的臉頰，說：「老實說，我忘了那後果，但我知道那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後果。」說到這，她停下敲臉動作，改以沉思的表情，說：「但是，只要我們在六十天內，找到所謂的愛，自然就知道怎麼脫身。」

「聽來很嚇人。」我說，「似乎也很難達成。」

「是呀！」水母堂姊說，「所以還是不要輕易嘗試比較好……」

我嘆口氣。茶此刻已冷了。我把小傻的茶端給他。他呼嚕呼嚕沒幾口便喝完了。

「除此之外，」水母堂姊補充，「若我們以人的形象出現在人類世界時，我們將在人類世界存有一個身分。」

「身分？」我說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嗯，這很難理解哦。」她又說，「反正妳若以人的模樣出現在人類世界時，自然就會明白了。」

「我如何才能再去一趟人類世界呢？」我問。

水母堂姊聳聳她那幾乎看不見的肩，說：「這是個秘密，沒人知道的。」

「秘密呀……」我說。

水母堂姊點點頭。

阿郎這時把剩下牛排全擺上烤肉架，濕潤的牛排因熱度而發出茲茲的聲響。

水母堂姊又說，要去人類世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海王國居民大概只有萬分之一的機率可赴人類世界一遊。我既已去一次，要去第二次，根據她的形容，就像被雷劈一般困難。而我們又生活在海底，老天得把雷劈進海水裡才行，你便知道那機率有多低了。至於海王國居民究竟如何才能去人類世界，或者如何從人類世界返回海王國，她說，都是無人知曉的秘密。

「妳自己也去過一趟，」水母堂姊說，「妳記得妳怎麼去、怎麼回來的嗎？」

我的確不記得。我只記得抓狂的志鴻猛追我，以致我沒命似的逃，然後穿過一面像鏡子的結界。下一秒，我便在躺在人類世界的沙灘上。後來也只記得自己躺在那男孩的手上，然後他將我放回水裡，我一往直前奮力往前游，才得以回到海王國。

一切順理成章，卻又不可思議……

那晚我們跟水母堂姐道別後，返回皇宮時，已是晚餐時間。晚餐一往如常極其豐盛，我卻絲毫沒有胃口。我腦裡仍不斷出現那男孩的雙眼，不知怎的，我心裡好難受，好像若沒有機會再看見他，世界就沒有意義一樣。

晚餐結束後，我陪海龜父親在客廳看一會電視。父親似乎明白我有心事，試圖與我聊聊，但我著實沒有心情。

「父親，」我說，「我先睡了。」

「今天這麼早？」他問。

「是，」我說，「我有些累。」

「那麼，早點休息吧。」他說。

我點點頭，跟父親道晚安。說完，便往臥房走去，小傻也跟著我回房。

那晚，我做了個夢。夢見小傻跟我身處一個類似陽台的地方，前面是深不見底的可怕峽谷，然後天色灰暗，大概是晚上。就在那時，忽有一群色彩繽紛的蝴蝶，從我們面前緩緩飛過。數量好多啊，成千上萬，或者上億也不一定。小傻跟我看著目瞪口呆。不知過多久，小傻耐不住性子，伸手打算抓蝴蝶。可是我不希望他打擾蝴蝶。正打算制止他時，忽然傳來類似**微波爐提示聲**的叮的一聲，蝴蝶之夢便結束了……

早晨起床之際，我聽到一種吸氣聲。我感到不對勁，因聲音是從我體內傳出的。此外，我在「空氣」中聞到一股臭味。

空氣？

我嚇了一跳，接著「坐起身體」。

坐起身體？

我看看自己的雙手，我竟有了一雙手！再看看下半身，我竟有了一雙腿！

我竟從一隻魚變成一個人了！

此外，我發覺自己坐在一個髒汙不堪的陌生地方，且四周陰陰暗暗的。下一刻，我才看見，一尺外就是臭水溝，裡頭有很多垃圾。我擦擦眼睛，看見前方有個人類的小男孩，正在垃圾堆裡翻滾。一會，他抬起頭——嘴裡還咬著一個空的

奶茶鋁箔包——他看到我後，露出笑顏，並將嘴上的鋁箔包吐掉，沿著牆壁向我走來。

他站在我面前時，嘴裡呼嚕呼嚕吐出一大堆泡泡。我才頓然理解，原來他是小傻……

「所以，小傻跟我就這樣來到了人類世界。」我說，「你們信嗎？」

大家一陣漠然。我看見阿郎一面用夾子翻牛排，一面搔頭。阿炮則捋著下巴鬚子，彷彿在深思。

「聽妳在鬼扯！」三八花說。

我瞪了她一眼。

淑麗說：「不管信不信，我喜歡妳的故事。」

「這並非故事，」我說，「而是我的真實人生。」

「若這一切屬實，那妳豈不只能待在人類世界六十天而已？」三八花冷冷的說。

「是呀！」我說。

「印象中，我們也相處好幾天了。」淑麗說，「那妳還剩下幾天？」

「今天是在人類世界的第十天，所以還剩五十天……」我說，「我得找到愛，且刻不容緩，要不然就麻煩了……」

「找到愛談何容易？」三八花笑著說。淑麗也點頭認同。

「你們都找到愛了嗎？」我問。

眾人忽沉默下來。

阿郎還在烤牛排，但我想已沒有人吃得下。不過還好，旁邊正好有一隻脫毛狗，正飢腸轆轆的望著我們。